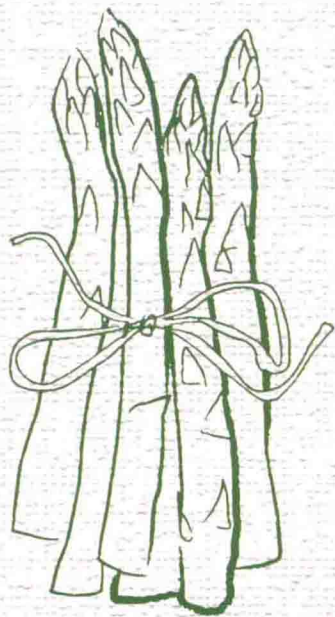


L O N G

王志强◎著

X U

C A I



龙须菜



秦台的芦笋基地确实垮掉了，但芦笋并未绝迹，后来又有了复苏的迹象。造化弄人，世间处处演绎着“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的故事……

新 华 出 版 社

L O N G

王志强 著

X U

C A I



龙须菜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须菜/王志强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166-2714-3

I. ①龙…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7817 号

龙须菜

作 者: 王志强

责任编辑: 贾允河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彩丰文化

印 刷: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7.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2714-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龙须菜为何物·····	1
一 无奈离军营·····	2
二 初识白二妮·····	9
三 母亲为媒 ·····	17
四 后生可畏 ·····	25
五 弄出名堂 ·····	34
六 喜上加喜 ·····	38
七 祖传秘诀 ·····	46
八 刘处长的烦恼 ·····	52
九 哥们聚会 ·····	58
十 刘总的梦想 ·····	64
十一 能人的招数 ·····	70
十二 写十九的军人 ·····	75
十三 顶级高手 ·····	86
十四 褪色的牛人 ·····	93
十五 随波逐流·····	100
十六 弄个“猴”牵着·····	107
十七 路边野店·····	113
十八 俗酒雅茶·····	120
十九 小五保成亲·····	124
二十 “慢牵牛”拉犁子·····	132
二十一 母女情浅·····	138
二十二 精明的猴子·····	146
二十三 把酒话下年·····	152

二十四	挡不住的诱惑·····	158
二十五	一起下水·····	164
二十六	野店里的师傅·····	170
二十七	高招损招·····	181
二十八	驯服电老虎·····	188
二十九	步入沼泽的边缘·····	194
三十	当代鸿门宴·····	200
三十一	经商像下棋·····	208
三十二	临渊结网·····	216
三十三	继续蜕变·····	222
三十四	强行入市·····	228
三十五	黑马熬半熟·····	233
三十六	有赔有赚·····	240
三十七	风流公案·····	245
三十八	续写十九·····	253
三十九	一击得手·····	261
	尾声·····	267

龙须菜为何物

龙须菜就是芦笋，学名石刁柏。原产于中西亚地区，是世界十大名菜之首，号称“蔬菜之王”。因其习性像芦苇，长势如竹笋，聪明睿智的中国人称之为“芦笋”。这个称呼很快风靡世界，现在连原产地的土著居民也不知道“石刁柏”为何物。

中国华北、东北一带有野生芦笋，当地人称之为“龙须菜”。因为芦笋留母茎、放大棵的时候，枝桠蓬松，碧绿葳蕤，很像苍劲的龙髯龙须。有人猜测老舍先生也喜欢吃芦笋，否则怎么会撰写《龙须沟》呢？

中国人看事透彻，往往能抓住事情的本质，一语中的。就像顶花带刺的嫩黄瓜，通体碧绿，让人一头雾水。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等到老黄瓜可以传宗接代、生儿育女的时候，就可以悟透“黄瓜”的含义。也能理解老黄瓜想装嫩，必须要刷上绿漆的缘由了。

龙须菜在中国，一直是素八珍之首，上八珍之一。吃芦笋是贵族阶层的奢侈享受，就像“喝茅台酒、抽中华烟、开着加长林肯兜风”一样，透露着高雅名贵的气质和派头。

江苏秦台人热烈追捧芦笋，除了热衷它的价格高贵，贪恋它的美味之外，还不能忘怀很多和芦笋有关的故事……

一、无奈离军营

肥沃的秦台大地，是一方具有灵性的热土。一方水土产一方物，养一方人，传承一方风土人情，成就一方英雄，演绎一方故事。

秦台大地上滋养出大汉开国皇帝刘邦、上卿卢绾、撰写《九章律》的宰相萧何、大将军周勃、周亚夫、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清朝都督李卫、督军李厚基、民国时期的上将王敬久、抗日名将范子侠等英雄豪杰。

庄稼人常说，如果哪一年地里的收成特别好，地力就有可能耗尽，那块土地就会变成寸草不生的“碱茬地”，至少要赖上十年八年的。

秦台的“地力”一直没有告罄，依旧是非常肥沃的。在这块充满灵性的沃土上，物产丰饶，人才辈出。秦台中学七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正厅级的干部都上不了主席台。

传说元朝末年，张士诚手下的大将卞元亨途径秦台。他想沾染“帝王之气”，特意撕下一片战袍，包一包秦台的热土带回便仓老家。途中丢失了马鞭，遇到一只梅花鹿口衔枯枝跪拜于马前。卞将军把枯枝接过来，插在秦台的膏良之上。那枯枝就生根长大，成了一株花树。卞将军到家的时候，枝头上已经挂满蓓蕾了。卞将军把花树栽在庭院里，浇水施肥。那株无叶的枯树继续茁壮成长，开出了娇艳迷人的花朵，这就是誉满中华的枯枝牡丹。

枯枝牡丹沾上秦台的慧土长出灵根，也具有了精灵一样的神韵。她在平年开花，是十二个花瓣。在闰年开花，就是十三个花瓣。每年谷雨前后三天，枯枝牡丹准时开放。枯枝牡丹是花中奇葩，与琼花、并蒂莲一道，被誉为江苏三绝。

枯枝牡丹受人推崇，还因为她充满智慧和灵性，不贪富贵，不改忠诚。传说明太祖朱元璋非常赏识卞元亨的文韬武略，许以高官厚禄，想把他招进朝堂供职。大明开国皇帝效仿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礼贤下士，亲自到便仓三次而未能请出卞元亨将军。天子的颜面挂不住了，颁旨将其流放

充军。

卞将军被判流刑之后，满院萧杀。枯枝牡丹像是死去一般，不吐叶，不开花。等到卞将军赦归故里，她在严冬季节违时开放，使荒芜的农家小院大放异彩。

卞将军感慨万千，赋有诗作：牡丹原是亲手栽，十度春风九不开。多少繁花零落尽，一枝犹待主人来。

因为这个缘故，前来一睹芳容的人群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年年谷雨花似锦，岁岁观花人如潮。”很少有人知道，滋养这一缕香魂艳骨的土壤，竟是秦台的膏良。

秦台人胸怀博大，知道“泰山之高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不拒浊流”。所以秦台人博采众长，引进了许多外来物种。像芦笋、山药、牛蒡、苹果、梨子、飞禽走兽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外来物种在秦台落户之后，很快就会被外地人当作名贵品种求购回去。因为他们的外观形象和内在品质，都超过了原产地的同类品种。

砀山酥梨的名气很大，卖脱销的时候就到秦台来收购杂梨顶缸。消费者便会奔走相告：砀山的二级酥梨卖完了，压箱底的优级产品出库了。卖完秦台的产品再到其他地区寻找替代品，消费者马上就有更为强烈的反应：退钱，这是贗品！

沛县的狗肉有来头，可是汤锅里的原料狗有三分之二都是秦台的。沛县的屠户也承认，坦言“三分天下有其二”。秦台人炫耀水土好，养出的架子狗色正味美。沛有人说他们煮狗的汤子好，是从樊哙手里传下来的，已经是两千多年的老汤子了……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如日中天的商业内贸系统日渐衰微。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外贸公司升格为外贸局，是正科级单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吃香了。

魏成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天之骄子。他是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开始被分配到农业局，是铁弓驥缠着领导借调过来的，一进外贸系统就赶上公司升格为外贸局。俗话说“人的运气，鸡巴头的点子”。魏成功的点子兴，是一个顶着太阳走鸿运的人。他正好赶上了重用知识分子，要求干部专业化、年轻化的时代。他刚参加工作就被提拔成科长，是外贸局最年轻的科长，是铁弓驥副局长一手提拔起来的。铁弓驥当完魏科长的伯乐之后，

自己也升了一级，由外贸局副局长改任为外经委的党委书记了。

魏成功对铁书记感恩戴德，领工资的时候就去请他喝一气。酒至半酣的时候，铁书记就不停地为魏科长叹息，说他的名字好，姓氏差了一点。如果他和国姓爷一样姓郑，就能当上省级干部，还会青史留名。按铁氏定律推算，傅彪之所以当演员而没能当元帅，是没姓双木造成的。魏科长说自己的姓氏不差，是名字没取好。如果自己改名叫魏成谟，早在大清朝前期就是省级干部了。

铁书记原是外贸公司的业务副经理，因为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整合升级的时候勉强进入了局级领导班子。但他资历深，业务能力强，还不到退休的年龄，又亲自发展芦笋基地，争取上级的扶植资金，让省里的项目落户到了秦台。市委为了嘉奖他的突出贡献，就把他提拔成外贸系统的党委书记。虽然不掌实权，但级别和待遇都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一个档次。他经常自嘲自己是七成成熟的葫芦，吃菜嫌老，开瓢嫌嫩，只能帮助年轻人出谋划策，当个“瞎参谋”、“烂干事”啥的，做些幕后工作了。所以魏成功一进单位，就被他举荐为科长。他还把一同搞基地的几个小兄弟推荐到重点项目筹建处和其他单位出任主要领导，自己甘居人后，开始谋划着隐退的事情了。

铁书记很小的时候就听老年人谈论过“龙须菜”，心中便揣上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下定决心要把芦笋这样的珍品引种到秦台来。

人一旦树立起目标，就会痴迷成功，乐此不疲地为之奋斗。一颗丹心犹如老蚕，吐丝结网，无时不在捕获与奋斗目标有关的信息。天道酬勤，上帝眷顾那些执着勤奋、早有准备的人。

铁弓驥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浓眉大眼，身材魁梧。1971年应征入伍。参军后就被首长相中了，直接从新兵连挑选到师部，跟着师长当警卫员。

师长的老婆是卫生队长。她注重身体健康和仪态，懂得均衡营养，是个衣着考究、讲究吃喝、希望健康长寿的人。她和师长居住的别墅院落里就种了一畦子龙须菜，还有山牛蒡。

铁弓驥如获至宝，惊喜异常。他当时是一个毛头愣小子，还没娶媳妇，更没有养育婴儿的经验。不过他参军前当过大队养猪场的饲养员，经常伺候一些被兄弟姐妹拱到一边去，捞不着吃奶的羸弱猪娃子。侍奉幼小的生命，就像是给蚂蚁的心脏安支架，是既要技巧又要耐心的细发活。

师长家里有专业书籍，有莳弄过芦笋和牛蒡的老兵。铁弓驥不耻下问，

虚心学习，像伺候弱小的猪宝宝一样，悉心地呵护着菜地里的芦笋和牛蒡。芦笋和牛蒡被铁弓驥摆弄得茂盛水灵，白芦笋像脂玉，绿芦笋像翡翠，牛蒡像树根。

师长和卫生队长见了，全都“龙心大悦”。再看这个二十多岁的楞葱铁弓驥，也像芦笋牛蒡一样赏心悦目，非常可人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军人服务社里一名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非常青睐帅气的铁弓驥。

警卫员也叫勤务员，平时就是首长家的勤杂工。收拾家务、外勤采购啥的，多半都由警卫员和驾驶员兼任。铁弓驥到军人服务社购买油盐酱醋卫生纸的时候，那个漂亮的女服务员就目不旁瞬，把铁弓驥盯得面红耳赤，低下头落荒而逃。那姑娘愈加兴奋，在背后目送小勤务兵远去。看不到小伙子的身影了，依旧深情地眺望着，不舍得改变姿势。

天使悄悄地前来探视铁弓驥了，那姑娘是师政治部主任的女儿。政治部主任和他老婆都认识铁弓驥，他们对铁弓驥的外观形象高度认可，对他的学识品行不太了解，对他的社会地位极不满意。

政治部主任是管人事的，有办法让铁弓驥换上四个兜的新军装。如果他懂事识趣，能真心实意地陪伴宝贝女儿一生一世，自己会甘愿做垫阶铺路的石头，把“东床坦腹”者推向更高的位置。如果他玩弄感情，乱耍花花肠子，自己也有办法把他摁到泥淖之中，叫他终身不能自拔。

政治部主任是师党委会的常委，凑着召开常委会的时候，他提出了把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下放基层锻炼的建议。他的意见被师党委采纳了，大家都同意把身边的冗员裁撤到基层去。师长政委非常赞同政治部主任的建议，甚至感激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都是重情重义的人，要是让跟随自己苦干四五年的勤杂人员退伍的时候还穿着两个兜的军装，似乎不近人情。可是身为部队主官，不能带头违纪。下面还有那么多干部，眼睛都盯着他们两个呢。幸好政治部主任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顺水推舟地送人情，就不担主要责任了。

铁弓驥下到了营部，当了一名书记员，是正排职干部。和铁弓驥一起入伍的一名河北籍女兵，叫谭桂香，是通讯连的接线员。铁弓驥下基层之前，经常在电话里和她聊天，算是神交已久的朋友了。当时没有电脑，不能上网，只能“上线”。单独值班的时候，尤其是值夜班的时候，有一个可以倾

诉衷肠的异性朋友，寂寞的长夜就很好打发了。

积习难改，习惯成自然。铁弓驥下到营里当书记员，天天守着电话机。他还是个没成家的儿马蛋子，晚上值夜班的事，几乎全由他一个人承包了。

那时候部队没有电视机。收音机是有的，但是他不敢听。夜深人静之时，常有《美国之音》和台湾的《自由之声》之类的敌台捣乱。他的职务低，水平低，思想觉悟不高，不敢轻易触碰这些东西。百无聊赖之际，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谭桂香。

事物的发展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感情也一样。接触的次数多了，越混越熟，越熟越亲。同志式的纯洁友谊，慢慢地演变成痴男怨女的苟且之事。年轻人一旦动了感情，来势极为凶猛，并且不计后果。古人说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

铁弓驥和谭桂香陷入了热恋的泥淖，爱情的火焰在彼此心中熊熊燃烧。爱情的火焰是炽热的，融化了人们的理智，烘跑了人们的羞怯之心，烧塌了人们心中的男女之大防。

热恋中的情人，思念急切了就想见面。牛郎和织女之间有天河阻隔，也阻隔不断他们谋面的念头和机会。

通讯连和机务营间隔三华里的路程，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可以赶到。铁弓驥值夜班的时候，让谭桂香夜深后悄悄潜入营部。

苍蝇见到鲜血，干柴碰上烈火。他们都打熬不住了。于是牵着手跑进一座废旧的仓库里，把破麻袋片铺在地坪上，玩起了颠鸾倒凤的把戏。

俗话说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谭桂香没来幽会的时候，军营里一直平安无事，值班员天天睡到天光大亮也听不到电话响。偏偏赶在谭桂香第一次前来赴约的时候，团首长心血来潮，半夜里带着参谋干事到营里来查岗。值班室里没有人，敌人摸上来了怎么办？团长怒火中烧，把营长和教导员从温馨的被窝里拉扯出来，狠狠地剋了一顿。

营长和教导员也大为光火。好一个胆大妄为的书记员，仗着在师长跟前工作过，就把黏豆包不当干粮，把营首长不当干部。营长下令吹响紧急集合号，让铁书记员知道军号是铜的！

那个废旧的仓库没有门窗，在军营里摸爬滚打过的年轻人，一个箭步就能窜出去。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如果话务员溜走了，书记员谎称肚子疼拉稀，或是扯个别的什么由头，这个擅自离岗的事情就搪塞过去了。即便挨首

长几句骂，哪怕是受到批评处分啥的，也不至于影响前途。可是他们都没经历过那样的阵仗，两个人都被突如其来的号声吓傻了。人在欢乐谷里飘荡着，猛然受到极度的惊吓，身体就会有本能的应急反应。反应的方式方法迥异，导致的结果也是五花八门。书记员和话务员是肌肉僵直，导致他们像野狗一样黏联在一起，抽拽不动了。他们相互推搡对方，朝着反方向用力，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仍然脱离不了胶着连接状态。从那一刻开始，这对野鸳鸯对“连体人”有了超乎寻常的领悟和认知，也感悟出家乡的老年人为啥把相好的最高境界，比喻为“掰不开的鲜姜”。

营长叫来几个年轻力壮的战士，把铁弓驥和谭桂香这两个活宝包裹在军毯里，抬到了师部卫生队。卫生队的军医还是很有经验的，他们虽然是破天荒地首次收治这样的病人，还是用扩宫的器械把两个年轻军人分离开来。

书记员和话务员擅离职守，还乱搞男女关系，违反了军规军纪，自然是要受到处罚的。爱之深导致责之切，政治部主任强烈要求开除他们的军籍，送交军事法庭依法处理。师长念及旧情，先把案子压下来拖了一段时间，拖得政治部主任火气不旺了，才召开党委会进行冷处理。没送他们去军事法庭，也没有给他们太过严厉的处分，就是叫他们脱下军装，提前退伍回家了。

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句话千古流传。部队上因为女人犯错误的事屡见不鲜，甚至有经过枪炮洗礼的老将军，被美女的长发拖着退步，从将军降到士兵也无怨无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铁弓驥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在如花似玉的美女面前迷失本性也在情理之中。当兵三年，母猪赛貂蝉。谭桂香是有名的“战地黄花”，她抛出去的绣球谁都想接着。

师长怀旧、重感情，他原谅自己的部下了。临行前他把铁弓驥叫到家中喝了践行酒，问他还有什么要求？

铁弓驥没提谭桂香，只是再三地表白他喜欢龙须菜和山牛蒡。师长很爽快，拿出两个精致的茶叶盒，把晾晒好的芦笋、牛蒡种子装进去，一起送给了铁弓驥。

就这样，铁弓驥带着一盒芦笋种子，一盒牛蒡种子，一个尚未满月的女婴回到了家乡秦台。芦笋和牛蒡种子是师长送给他的，大家都知道。女婴是一个美丽的少妇送给他的，他被动地接受了一个闺女，做了孩子的爸爸，却不知道孩子的父母是谁。

在徐州火车站，铁弓驥和一同退伍的战友，还有送兵的首长，一起走到站外的广场上。别人都去逛商店或是上厕所，叫他站在原地看行李。

一个时髦漂亮的年轻妇女，怀里抱着婴儿，手上提着旅行包，看样子是单身出行的人。她来到铁弓驥面前，甜甜地笑着说：“一个人出门真不方便。解放军同志，能帮我抱一下孩子吗？我内急，要去一趟厕所。”

铁弓驥还没摘掉帽徽和领章，有人如此信任他，他感到无比自豪。他毫不犹豫地就把襁褓接过来，非常爽快地说：“你去吧。”

战友们都回来了，那个妇女没有露面。他们在广场上静坐下来，耐心地等了两个多小时，那个妇女仍然杳无踪迹。送兵的军官找到一位值班的女民警，让她到厕所里催促那位粗心的妈妈。

女民警从厕所里走出来，一脸迷茫，还掺杂着几分愠怒。那个厕所里连个人毛都没有，有的是“嗡嗡”乱叫的绿头大苍蝇。

一个年龄稍大的老兵心细，走过来杵了铁弓驥一把。“打开皮包和襁褓，看看里面有啥没有？”

旅行包里装着婴儿换洗的衣物和裤子，还有奶粉、奶粉瓶和白糖，两个装着山药豆的小布袋，还有一个裹着200元现金的报纸包。襁褓里，贴着婴儿的胸口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是一个上当受骗的傻姑娘，被流氓骗走了贞操和活下去的信心及勇气。这孩子虽然是个孽种，但却是无辜的，我不能把一个无辜的生命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孩子都是娘身上的肉，长大了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孩子是母亲唯一的牵挂。把她安排好了，我就可以放心地前往另一个世界，化成厉鬼，去找那个挨千刀的臭流氓报仇雪恨！我思虑再三，送给别人不放心，送给亲人解放军……”

战友们锁紧了眉头，忧愁爬上心头，一瞬间全都有了心事。他们替铁弓驥发愁：半道上捡了一个烫手的热红芋，拖着个“油瓶”怎么说媳妇？

也有乐天派这样打趣铁弓驥，说他还没结婚就有了娃娃，家里省钱，自己省力，以后就是“省劲”的爹了。

二、初识白二妮

1975年铁弓骥转业到地方，莫名其妙地当了“省劲”她爹。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扬开来。对于这样的称呼，铁弓骥既不恼火，也不辩解，一概以沉默应对着。

从肤色上看，铁弓骥的女儿应该是亲生的。她的皮肤虽然与非洲土著居民有着明显的区别，可是把她放在黄色人种的族群里面，大家会说她的血统不太纯正，极有可能是个“混血儿”。

这个来路不明的小娃娃也确实有着“混血儿”的特质，她的年龄越大越能得到证实。她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漂亮。

铁弓骥毕竟是有文化有见识的人，不会让女儿顶着“省劲”这样粗俗还蕴含着屈辱的名字。他给女儿取名叫蝴蝶。蝴蝶是美丽的化身，美丽的东西容易受到伤害。但是前面加上姓氏，她就是一只坚硬无比的铁蝴蝶，足以咯断蜻蜓的牙齿和螳螂的砍刀。

铁弓骥虽然犯了错误，毕竟还是军官转业。军人安置办公室把他分配到首羡那样偏远的乡镇去，出任市场管理办公室的副主任。那是1975年春天，铁副主任的心境还停留在漠河那疙瘩，冰雪尚未消融。

那年月人们对工作单位的选择有着这样的期望：一劳（劳动局）、二粮（粮食局）、三财办，没人去的市管办（市场管理办公室）。

可是“省劲”她爹的职务级别太低，又没有地位显赫的亲戚和朋友，只能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了。铁副主任经常感叹“人微言轻”。领导也在会上奢谈“民主”，结束的时候一定加重语气强调“集中”。像他这样不入流的“芥子官”，即便是微言大义，也没有人理会你。乡镇“七站八所”的副职干部，严格的说，连机关单位的一般办事员都算不上，谁会把你当根葱？

市管办的领导是得罪人的差事。一街两巷的小商小贩，背地里恨他们入

骨，当着面对他们十分恭顺，看样子简直是敬若神灵。

计划经济时期，绝大部分商品都是统购统销的。主副食品、烟酒百杂、火柴布匹、油盐酱醋，一律凭票供应。

瓜果梨桃、花生大豆、茄子辣椒之类，全都“一大二公”，集体的东西个人不能染指。自留地里自己种植的，实在吃不了或舍不得吃了想拿到街上去换点零花钱，必须有生产队、大队出具证明，证明你家庭出身不错，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不是投机倒把分子。

市管办的主要职能，就是坚决打击不法之徒，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坚决打击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的阶级敌人。所以市场管理办公室又叫“三打”办公室，全体员工都是执法人员，天天在集市和街道上转悠，主要工作就是折秤杆、踢摊子、抢花生、收西瓜啥的。人们对“三打办”的工作人员厌恶愤恨，却敢怒不敢言。

当时暗中流传一个顺口溜，说出了人们心中深恶痛绝的四种东西和现象。那首顺口溜是这样说的：绿豆蝇、棉铃虫，“三打”干部人来疯（各类人为的政治运动）。

铁弓驥从全国人民学习敬仰的解放军，沦落为人们切齿痛恨的“三打”干部，心中也是很有落差的。可是他是刚刚脱掉戎装的转业军人，知道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再说了，因为通讯连那位河北籍的异性战友，他身上还背着“留党察看”的处分，他是不敢敞开心扉把“不满意”晾晒出来的。

市管办主任是由公社副书记兼“贫协”主任兼职的，他从市区开会回来，安排铁弓驥办一期“改造投机倒把分子”学习班。扶正压邪，狠刹一下“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有幸进入学习班的人都是各个大队推荐上来的。平时不听招呼，也不知道给支部书记进贡的“滚刀肉”，这样的人欠修理。

上世纪70年代，乡镇还没有公安派出所，只有一个挎着“盒子炮”的公安助理员，骑着自行车到各个村庄转悠。公安助理员的身上长有“痧人毛”，不论多愣多横的“愣头青”，只要看到他腰里别着家伙什，立马就会哑口噤声的。

“三打办”倒是有一个偌大的院子。高墙大院厚铁门，还有“汪汪”狂吠的大狼狗，很像电影上“宪兵司令部”之类的机构。后院也有两溜闲房子，可以临时关押“乱说乱动”者流。也就是说，“市管办”也有着类似

“看守所”那样的功能。

夜深人静之时，“市管办”里常有一两声惨叫飞出高墙。附近的居民听到叫声就会“激灵”一下，连打寒颤。人们畏惧“市管办”，就像畏惧“阎王殿”。只要进了“市管办”，再出来的时候失魂落魄，也飞肉走膘，失神失形。老百姓见识不多，却是绝顶的聪明。他们知道被请走的人有酒有菜，自然也能坐上椅子。被强行带走的人，没有礼遇和优待，自然也没有板凳坐。所以称被“逮捕法办”的人为“蹲监狱”，被强制学习的人是“蹲学习班”。

民兵押送过来蹲学习班的人，多半都是老“运动员”。人说“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无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一旦成为习惯就积习难改，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了。

各种运动来了，各村的党支部也习惯性地选拔这些人去参加“运动”，全然不去调查他们有无悔过的表现，更不顾及他们的内心感受。

惯性使然，习惯势力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也是根深蒂固的。你广施仁心仁术，感化教育，他就能改恶从善。“浪子回头金不换。”你坚信他怙恶不悛，一辈子大奸大恶，他也破罐子破摔，决计不会叫你失望的。

老“运动员”们死猪不怕开水烫，嘻嘻哈哈地满不在乎。一张簇新的面孔却哭哭啼啼，满脸都是泪花。

那个伤心哭泣的人第一次进学习班，心理极度地不适应。她是一个俊俏的小媳妇，叫白二妮。

白二妮倒霉就倒在那张俊俏的脸庞上。她是东北亚布力林场一个老职工的女儿，被白山黑水和狍子肉、野山菌滋养得水灵俊俏，就像传说中的参娃娃，应了“深山出俊鸟”之类的传说。她心地善良，心灵手巧，不光会描云画凤，还会栽培木耳蘑菇，饲养各种小动物。

白二妮的父亲白玉峰，是上个世纪50年代闹饥荒时爬火车闯关东的山东汉子，原籍山东单县。他在火车上认识了邻省邻市的秦台人黄金岭。他们相互倾心，彼此投缘，说是今生不做万户侯，但愿相互交朋友。他们的相识和相知，也蕴含了一段金玉良缘。

秦台解放前归山东湖西专署管辖，行政公署所在地就是单县。解放后撤销湖西专区，单县和秦台市都划归滕县专区管辖。1953年以后，秦台市划归徐州地区，单县划归菏泽专区，彼此归属两个省份了。可是不论行政区划怎么改变，都改变不了他们祖籍“屋搭山、地连边”的事实。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此外还有买彩票中了五百万元巨奖，生命垂危的病人突然痊愈，恶性肿瘤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都是人生之中令人振奋的乐事。

白玉峰和黄金岭都是逃荒避难的落魄之人，在奔赴关外的路上相识，就想起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类的诗句。他们相互援引为知己，磕头拜了把子，像刘、关、张桃园结义一样，成了终生不弃不离的难兄难弟。黄金岭年龄大两岁，居长为兄。白玉峰是异性仁弟。

到了东北以后，正赶上当地招收林业工人。他们一同报名应征，都被招进了亚布力林业局，当了伐木工人。

那时候，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藏匿山林的敌特还没彻底肃清，密林深处是豺狼虎豹的故乡，进入深山老林伐木头，是需要一些勇气的。但是人为万物之灵长，是高级智能动物，为了理想和信仰，是可以舍弃性命的。

白玉峰和黄金岭都有崇高的抱负和理想，那就是吃饱穿暖有房子住，能把媳妇接过来继续生孩子。

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黄金岭和白玉峰都是勤劳节俭的人，干起活来不惜力，也不和别人攀比，不计报酬。在他们日夜不息、夜以继日的不懈努力下，他们的理想很快就实现了。林场给他们分配了住房。虽然是定量供应口粮，可是房前屋后有很多闲置撂荒的土地。东北的黑土地油光光的，极其肥沃。只要不惜力气，插下去枯枝都能催出芽苗来，更不用说是生机勃勃的种子了。密林深处还有各类可食用的动植物和野山菌，可以把肚皮撑得滚瓜溜圆。那时候的关东密林之中，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火堆里。只要勤劳肯干，不怕辛苦，想挨饿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安顿下来之后，先给父母写了平安家信，详细汇报了他们在东北的处境和情况。

家长们了解到东北那疙瘩可以填饱肚皮，而且不用掺糠掺菜，像是听到了天堂的福音。他们欢天喜地，乐颠颠地带着黄金岭和白玉峰的老婆孩子，火速赶到了东北。人们说故土难离，那是还有东西糊弄肚皮。家里只要歇了锅，嘴上保准没气节。

正好黄家带来一个五岁的儿子，白家带来一个四岁的儿子、一个两岁的闺女。他们征得双方老人的同意，给孩子们定下了一门娃娃亲。孩子们长大之后，对父母的包办非常满意，就愉快地喜结了连理。黄家的小子唱着“大